

本页 柏林目前最时髦的购物中心Bikini Berlin, 一面是二战时被炸毁顶部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和库坦大街, 另一面则是蒂尔加滕公园(Tiergarten)和柏林动物园, 位于西柏林新旧交汇的地方, 集购物、休闲、文娱、酒店和城市绿地于一体。图中是位于Bikini Berlin的精品买手店Andreas Murkudis, 透过Gonzalez Haase AAS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彩色玻璃看上去, 柏林街景如同电影中奇幻的一幕。

www.facebook.com/BikiniBerlin

Berlin Beat 激情新柏林

1989年, 柏林墙倒, 就此成为城市历史命运转折的象征。在那之前, 柏林被形容为二战之后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 在那之后, 心怀理想的人们纷纷从德国其他城市移居柏林, 梦想着参与创造城市的未来, 亦书写个性人生, 其间传奇有起有落。这种移居柏林的潮流一直有增无减, 趋势也越来越国际化。作为世界强国之一德国的首都, 柏林很穷, 甚至不美, 但它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有不急不缓的气度。它的贫穷吸引了更多创意艺术人士, 它的不美让有识之士坚信自己大有可为。和北京相比它的发展显得缓慢, 和巴黎相比它的变化可谓迅猛。柏林, 从未停止摸索自己的节奏, 如今看来, 一切刚刚好。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 Wendy Wang



她曾经是出版大亨Benedikt Taschen的妻子，他们一起让Taschen这个国际品牌成为流行的“咖啡茶几上的精装书”。现在的她同时运营出版社、室内设计、旅游及时尚项目。她是柏林风格教母，最具魅力的当代柏林女性代表。

Angelika Taschen 柏林最爱

1. 柏林最吸引Angelika的是每周都有新事物的出现。www.ceecee.cc和www.stilnbelin.com两个网站提供最新、最热门的购物、生活与饮食信息。她喜欢不同国家的食物，尝试新餐馆。2. 她最喜欢的都在她位于Mitte区的住家附近：如Mulackstrasse街上可以看到最具柏林风格的商店：Linienstrasse街上的Lokal餐厅；Auguststrasse街上的德国餐馆Pauli Saal和紧邻的犹太熟食店Mogg&Melzer等。另外，土耳其人聚集的Kreuzberg区的Markthalle Neun，每周四晚上则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街头食物供人享用。“我喜欢到土耳其或黎巴嫩人开的小餐厅，但几乎每天上午都到Röstätte或The Barn喝咖啡。我家后面有一家柏林最老的花园啤酒屋叫Prater，他们有传统的德国家庭菜，夏天可以坐在花园里，到了冬天就享受啤酒屋里十分浪漫的设计与照明。”3. 她喜欢设计酒店的套房，或是公寓酒店。她为YouTube频道拍摄了3到5分钟长的节目，介绍她最喜欢的购物、饮食和酒店地点。她推荐在柏林要住Soho House或丹麦大使馆改建而成的Das Stue酒店。至于中价位的话，她推荐位于Mitte的Amano。

柏林风格教母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宋佩芬 editor Wendy Wang

Angelika Taschen 骑自行车到位于Friedrichstraße街上最时髦的商场Quartier 206内的咖啡厅和我见面。我们原来约在她最喜欢的Röstätte咖啡见面，但是临时改了地方，“因为我要先去看牙医！”她坦率地说。很难想象这位时尚风格教母如此平易近人。56岁的她，身材仍像20多岁一般，或许和多年练瑜伽有关！白色T恤外罩了一件看起来有点像衬衫的黑色绸缎西装外套，紧身黑长裤，平底鞋。身上唯一的配饰是一对细的银色手环，时尚、简单。

Angelika不是柏林人，但对这个城市一点也不陌生。12岁她就自己搭飞机从波恩老家飞到现在已经停用的滕珀尔霍夫机场，探望住在西柏林的祖母；在海德堡就读大学时更常和同学到柏林玩，去巨星David Bowie、Iggy Pop等人出没的Dschungel Club、SO36 Club，通宵跳舞；甚至搭便车到柏林就为了看芭蕾舞表演。

她的家族从1872年就开始经营书店，142年后的今天书店仍开着。她在网站上说自己“体内有书本基因”。虽然被书本包围着，进入出版业却并非她的初衷。她从小就希望成为芭蕾舞星，但这个梦想因为长得太高而破灭，不过她倒是演过两出歌舞剧加一部电影。

20岁时嫁给第一任丈夫，德国著名作家及建筑师Hermann Muthesius的曾孙Stefan Muthesius。婚后不久生下女儿Anna，但这个年轻妈妈可不是从此在家相夫教子。生下女儿不久后，她到海德堡大学攻读艺术史和德国文学，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进入Taschen出版社工作，结识出版社创始人Benedikt Taschen。

Taschen将原本十分昂贵的艺术、建筑及设计类书籍大量生产、平价出售，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艺术书籍出版公司。Angelika和Benedikt在1996年结婚，婚后买下洛杉矶著名的建筑，美国建筑师John Lautner 1960年设计的Chemosphere House。夫妻两人在2000年

搬进了这栋看似外星人留下来的飞碟房子。他们的合作维系了23年，但婚姻只有8年，2004年离婚，不过Angelika仍然留在出版社，一直到2010年。在Taschen期间，她参与出版的书籍有150多本，把话题严肃的艺术、建筑与设计感性化，赢得大众的欢迎。超过两千万本的销售量让Taschen这个国际品牌成为流行的“咖啡茶几上的精装书”。

和Benedikt离异后，Angelika搬到柏林来定居。她一回德国立刻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项目，为Süddeutschen Zeitung报纸写了两年的专栏《Room Service》(2005-2007)，之后又为Monopol杂志写专栏《48小时》(2009-2010)，更参与演出2007年出品的电影《心灵是个黑暗的森林》。她后来加入柏林当代艺术中心KW的董事会，又在2010年成为《国际妇女论坛》德国分部的创始会员之一。离开Taschen之后，她在2011年创立Angelika出版社，买下了柏林著名的建筑物Königliche Hofbaudepot，并且请著名建筑师David Adjaye为她设计。

不像洛杉矶那充满未来色彩的飞碟屋，风格教母在柏林的家是一栋1865年建的传统公寓，但设计和色调都接近“掺杂着俏皮的极简主义”。结合古典和当代的家具，她说：“我有许多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典设计家具，像德国设计师Dieter Rams的书柜。我通常在拍卖会上买，因为我喜欢有历史背景的家具。我有张Ferdinand Kramer设计的书桌，它来自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要的哲学家如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弗洛姆(Erich Fromm)等都曾在这张桌子上讨论社会问题，所以我的桌子还带有哲学精神。”她将这张桌子和加州设计师Paul Evans的全银茶几混合摆设，天花板则悬挂了一个加州设计师的巨型吊灯。(下接p212)

Angelika Taschen

出版人、作家

1959年出生于书香世家，Angelika从小立志成为芭蕾舞星，但是由于长得太高，无法如愿以偿，便前往海德堡大学研究艺术史。毕业之后加入Taschen出版社，结识前夫Benedikt Taschen，共同建立Taschen艺术丛书帝国，一度被誉为“咖啡茶几上精装书的女王”。离婚之后定居柏林，独立创办Angelika Books，对旅游、室内设计、流行与时尚风格有独特见解，被公认为柏林时尚教母。

本页 Angelika认为柏林女性更注重鲜明的个人风格，表现职业女性精明能干的形象，不一味地要性感。她欣赏Jil Sander的设计，不过常常旅行，所以到处买东西，混着买，混着穿。

Jürgen Mayer H. 建筑师

1996年在柏林成立J.MAYER H.设计事务所。2014年, Andre Santer 和 Hans Schneider作为合作伙伴加入。Jürgen曾在斯图加特、纽约库珀联合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他的作品曾在多个城市展出,还被收录到多家博物馆和私人馆藏。曾获多项国内国际大奖,包括2003年密斯·凡·德罗新兴建筑师特别提名奖、2005 Holcim 建筑设计大奖、2010奥迪城市未来大奖等。Jürgen执教于多所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柏林艺术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建筑学院和多伦多大学。

本页 Jürgen的工作室,他身后的墙上贴着西班牙塞维利亚都市阳伞项目的海报,这是一件融合了城市历史和当下思索的结晶之作。对页 Jürgen事务所设计完成的一栋高级住宅,位于时髦的Mitte区,拥有多元的内部单元和绿色庭院,外表的装饰借鉴了景观,同时其设计形式在建筑物的轮廓和单元内部布局皆有体现。

重拾对未来的兴奋

“建筑师是一个缓慢的职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 Jürgen Mayer最初在柏林成立事务所时,只是以小项目和临时装置为主,保守的柏林曾一度轻视他的前卫与创新性,后来,这座城市又重新将他揽入怀抱。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Patricia Parinejad, Wendy Wang editor Wendy Wang



Jürgen Mayer柏林最爱

- 1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因为它保留着在二战中被炸毁的钟楼尖顶,又被形象地称为“断头教堂”,与周围新建筑和商业中心的氛围混搭,很神奇。
- 2 ICC国际会议中心,上世纪70年代粗野主义建筑的代表。
- 3 Tempelhofer Feld,过去是机场,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新公园。
- 4 Grill Royal, Mitte区靠近Spree河的一间时髦的牛排餐馆。
- 5 Zucker Museum,一座有趣的关于糖的历史的博物馆。

Jürgen Mayer的工作室通体纯白,毫无赘饰,墙壁上张贴着大幅项目摄影与海报,会议区和讨论区放置着建筑模型,漂亮得如同雕塑。“1900年代,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和他的家人曾经住在这里,如今我们在这里创造新的灵感建筑。”本身就喜欢现代古典音乐, Jürgen很骄傲为工作室找到了这个新地址。院子里孩子们的嬉闹声飘了进来,走出楼就是露天咖啡馆和各国风情餐厅……正如他所看重的,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对人和建筑以及周遭环境、城市的关系的探索。

作为德国当代最负盛名也最活跃的设计师之一, Jürgen及事务所的代表项目包括比利时哈塞尔特的法院、斯图加特附近的OLS House、柏林的住宅大楼JOH3、Lazika Pier雕塑和格鲁吉亚的几座公共基础设施建筑,以及西班牙塞维利亚中心广场都市阳伞的改建工程,都市阳伞还成为了他最著名、最新颖的设计。这是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项目。“塞维利亚是极富西班牙风情的文化名城,整个设计基于城市的古老历史,我们从新角度出发,打造出崭新的21世纪城市中心地带,既反映历史,又满足市民日常生活所需,它为公共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以上升结构为游客营造出全新视野,顶层能俯瞰整座古城。每当走在塞维利亚的大街小巷,我都能感受到它的生机与活力。阳伞白天遮阳,晚上则为公共活动营造一种独特的气氛。它就像是城市给市民的一份礼物。”谈到他最爱的都市阳伞时, Jürgen这样说道。

整个J.MAYER H.事务所的业务蒸蒸日上,最近还赢得了柏林大型购物商场“VOLT BERLIN”的项目竞标, Jürgen希望营造一种全然不同的超越购物层面的城市体验。但他初到柏林创业时却并不顺利。他是一位具有社会性的设计师,热衷于思考改变与创新,希望参与到城市演化的进程中。“1994年我搬到柏林,柏林墙倒塌之后,城市每

天都在发生着改变。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建筑规范极其保守。对于我们这代人,或者说对于像我这种以不同方式思考的人来说,当时的柏林并没有真正的机会。我们想参加竞标,但设计不符合城市政治。”于是他开始做大量装置项目,他热爱收集数据图案,比如信封里的安全花纹,把它们做成热敏感墙纸在画廊展出,或者是床上用品,当人们触摸墙纸或躺在床单上,它们会通过体温记录下印迹。他感兴趣的是将身体嫁接到建筑表面的方式。这些看起来更像艺术实验的项目Jürgen直到目前也还一直在进行,艺术、设计与建筑对他来说可谓一个有机体。他在建造项目中率先采用高度压缩的胶合板,最初曾引发争议,但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一种新型可持续的建筑技术,目前正在成为德国公众建筑的模板。他的设计完美地融合了建筑、交流和新科技。“我们通过运用新媒体和新材料将建筑的功用发挥到最大,更好地让‘建筑空间’作为人们交流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平台。”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落成,再到新材料的施用,如何处理人、科技和自然间的关系是建筑师们的新课题。Jürgen认为,建筑应该起催化作用,让人们从被动接受的角色转变为主动参与和高度关注。

“你必须相信自己的疑问,如果你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疑问,就应该把它推得更深更远。”这是Jürgen对年轻设计师的建议,也是他自己一直秉持的信念。“上世纪70年代,人们对未来怀抱希望,关注于如何改变材料、改变技术、改变未来。冷战让我们这代人失去了对未来的兴奋,到处弥漫着复古运动和对信仰的恐惧。我觉得是时候重拾积极的想法,唤醒好奇心,思考技术可以如何向前发展,未来可以如何发展,作品将如何带来改变。柏林是一座非常‘奢侈’的城市,它有着广阔的绿地和大量的空间,但是令人兴奋的建筑太少了,看上去大同小异,当然,改变也在发生着,我希望这座城市拥有更加多元化的未来。”

本页及对页 由事务所设计的 Andreas Murkudis精品买手店位于Bikini Berlin的分店,光是这个不着痕迹、关注细节、超越视觉的空间设计,便解释着 Judith与团队创造和谐、安静甚至是谦逊空间的理念。
www.andreasmurkudis.com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许育华Yuhua HSU
editor Wendy Wang

少即是多



Gonzalez Haase AAS 建筑事务所

1999年时,德国建筑师Judith Haase与法国建筑师Pierre Jorge Gonzalez共同在巴黎与柏林两地创立的建筑事务所,负责空间、景观与灯光设计。不只是住宅与商业空间,他们的事务所也活跃于与当代艺术家、策展人的合作,规划许多艺廊与表演空间,其中包括被誉为柏林艺廊设计新典范Nordenhake以及高级精品店Andreas Murkudis。



“在建筑中,能真正感觉到材料与质地,就是对美的诠释!”Gonzalez Haase AAS建筑事务所接手的案子,经常是着手于一整座建筑体,他们擅长化繁为简,去芜存菁,不做装饰性的设计,简洁、单色,呈现建筑物原有的空间感,这同时也是柏林设计给世人的印象。

称Andreas Murkudis是全柏林最精彩的精品买手店绝不为过!事实上,在不讲究奢华、顶级时尚的城市如柏林,多亏了Andreas Murkudis,2011年开幕以来让柏林品位能与欧洲其他大城市接轨。这里不仅发售一流设计师的时装和配饰,还传播艺术。在新开幕的Mukudis第二家分店Andreas Murkudis Bikini中,我们与建筑师Judith Haase相见,这位执掌Murkudis空间以及柏林许多艺廊的德国设计人,解释着她的简约哲学。“我们对空间设计的态度是,希望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能强烈地感觉到建筑物本身,而非空间装潢。Andreas Murkudis空间的核心概念,不是要创造出‘被看见’,而是如何隐藏与留白,让顾客站在对象之前,能自然不被打扰地欣赏它们。”

踏进Murkudis Bikini中,会嗅到一股清新宜人的自然芬芳,与平常习惯的服装空间不太一样,香气由大量使用的松木材质而来,这种木头出自阿尔卑斯高山上多云的环境,树木精油都被封存住了,因为这气味对健康有益,使人放松,被当地人用来制作小孩的床……光是这个不着痕迹、关注细节、超越视觉的空间设计,便解释着Judith与团队创造和谐、安静甚至是谦逊空间的理念。从业背

景为艺廊、舞台设计,为艺术品与收藏家创造中性的、不喧宾夺主的环境, Judith认为建筑师的工作并非让空间“很设计”,而是设计一个让艺术品或商品能展现设计的空间,“冷静”是重要的关键词,没有多余的设计打扰视觉,让艺术品自己说话才是高明境界。“我定义空间里的美,是不故作、不假装、有智慧的,一旦刻意加上装饰,就不美了。”“将天花板包起来,像是做防火处理,看不出建筑物原本样貌的设计,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理念,我们要人们强烈地感觉到建筑物本身,但不沉重,能自在呼吸。”

操刀重量级艺廊如Lindenhaus、Thomas Schulte Galerie, Gonzalez Haase AAS事务所几乎与柏林艺术空间设计划上等号。过去15年里,他们参与创造了这个城市建筑与空间面貌的演化跃进。身为城里代表性建筑人物, Judith眼中的柏林是个不华美的、当代的、强烈受到艺术影响的城市,改变永远是进行式,区域性的移转总与艺术联结,如滚石一般流动着。柏林因为物价不高,各地的艺术家都住过来了,接着,艺廊也来了,总有新的艺廊加入,最后,时尚人士与产业都来了,于是,租金上涨,城市越来越贵,然后,总在寻觅便宜空



购物空间被当作艺术馆一样设计，“冷静”是重要的关键词，没有多余的设计打扰视觉，让商品自己说话才是高明境界。



本页及对页 事务所设计的Andreas Murkudis富有传奇色彩的本店，所在地前身是德国《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 印刷厂，建筑物本体就己是一则传奇，位于低调的Münzstrasse街巷，这附近有近10家低调的画廊。而设计师的理念便是把购物空间当作画廊一样来设计，这里除了购买物品，也长期举行艺术设计展。

间的艺术家又换到更容易负担得起的区域，相同发展模式又再进行一次……“尤其这五六年间，柏林重心区域转移快速，Mitte区现在已经很贵了，人们与商家纷纷搬离，换到更东或更南边，在巴黎，城市不会变化得如此快速。”她解释着。

自1989年起，Judith Haase 就生活、求学在柏林，后来经历过巴黎与纽约的洗礼，1999年她又回到柏林。她说，这里没有过多奢华的产业，人们消费功能性的产品大于装饰性的，柏林风格不给人昂贵的形象，柏林设计也从不是高贵材质，然而，背后总传递着思想、观点与聪明的概念，人们会感受到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创意结晶，柏林设计不会让人觉得无聊空洞。“然而，柏林仍是个很丑的城市啊！”她笑着说，“有时候，当你在舒适的圈子里，像是巴黎这种美丽的城市待太久，会失去改变事物的动力，但正因为柏林不美，所以我总是在思考，有什么能借由我的专业改变？什么能被推动向前发展？在柏林，总觉得自己大有可为。”

以柏林为基地，Gonzalez Haase AAS建筑事务所有一半的业主在此处，另一半则遍布欧洲各地，有不少把商店当作画廊设计的案子正在进行着。在享受游走于不同国家城市与文化、深入认识不同人们的工作乐趣之余，Judith也关注着蓬勃跳跃的城中各样新鲜事，像是餐厅，一家接连一家开幕，食物概念也持续创新突破，还有咖啡馆，不间断地诞生着，在咖啡豆与空间品位之外，她也注意到咖啡馆里人们的组成越来越国际化，反映着柏林文化的丰富多元与可能性，“生活在这里，总有新东西能尝试，人们的心情也总是主动而生气勃勃的，这是柏林无法被取代的特质。”



Judith Haase柏林最爱

1. Andrea Mukudis，经常拜访的商业空间，不是因为自己设计了这里，而是里头的服装、配件选品总是带给人惊喜，是一本活生生的时尚杂志。2. No Fire No Glory，城中“新咖啡浪潮”的代表性咖啡馆之一，空间也很棒，就在她居住的Prenzlauerberg区的中心点。3. Bonanza Coffee Roasters，位于知名的Mauepark一旁，亦是柏林咖啡浪潮的重要一员，天气好的时候，好看的男男女女聚集在户外的位子，看人，也被看，代表着Prenzlauerberg区气质。4. Manufactum，搜罗各种好质感日常用品，从餐具、居家修缮工具到服装，多是讲究工艺、手制的老牌，她的事务所近期才为其斯图加特分店做了重建装修。5. Lindenhaus，整座建筑物里都是艺廊，是柏林重要的艺廊聚集地，Gonzalez Haase AAS用了两年时间改造了整栋建筑物，里头的艺廊空间也由他们操刀，是欣赏艺术与建筑的最佳地点，艺廊周所有人必去朝圣之处。

Werner Aisslinger 设计师

擅长以艺术兼实验性的方式将科技及新型材料引进设计。曾经为Cappellini、Zanotta、Magis、Porro和Vitra等品牌设计家具，并多次获得国际设计大奖。他以聚氨酯泡沫塑料所设计的Juli Chair（由Cappellini生产）成为1964年来MoMA首度收藏的德国设计的椅子。他的作品也被纽约大都会、伦敦V&A、Vitra等博物馆收藏。客户从高级家具商到Mercedes-Benz、Adidas、Hugo Boss等著名国际品牌。

对页 Werner Aisslinger新近完成的25hours Hotel Bikini项目，这是25H精品连锁酒店之一。“Bikini北面是柏林动物园，还有蒂尔加滕公园，南面是繁忙的购物街，所以我们提供了‘都市丛林’的概念，编织了有关动物园、公园以及大都会之间的故事。”

包豪斯 遇上国际化

“我常常认为，我是包豪斯和国际化的混合体，我喜欢结合感性和系统式思维的设计。”从一开始设计家具、照明，发展到设计移动住宅、精品酒店，不论用色与造型，或是材质选择与材料创新，Werner Aisslinger总在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面对设计的挑战，尝试就是他的最爱。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宋佩芬 editor Wendy Wang



Werner Aisslinger目前手上有好几个项目在进行：精品酒店、青年旅馆、概念商店、室内设计、手表、照明、家具、地毯、科技产品……除此以外，每年还要跑新加坡三四次，监控亚洲的业务。心想，采访如此忙碌的设计师应该不会超过20分钟，没想到这位大忙人竟然如此健谈，不但非常详细地回答问题，超过一小时的访问感觉更是在和朋友聊天！

Aisslinger于1964年出生于德国南部紧邻奥地利的山村，父母都是老师，他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虽然在乡下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建筑或设计，但是Aisslinger从小就很喜欢画画，“我成年画素描，在山里长大也带给我很积极的人生态度。”19岁毕业之后，他离开乡下老家，先服兵役，之后到处旅行，22岁到了柏林。刚开始因为对电影感兴趣而到剧院实习，但是因为不太喜欢影剧界决定改行学设计，进入柏林艺术大学设计学院，从此进入设计行业。虽然大学毕业曾经在米兰和伦敦工作过一段时间，柏林始终是他27年来的家。谈到柏林的设计风格，Aisslinger认为很难定义，因为在柏林街头上看到的人，包含他自己在内，多半都来自外地，这些人对城市的节奏、风格有很大的影响。“真正的柏林人其实比较传统，而且对风格与设计也不是很讲究，其实是在过去10年才有大量的创意人士涌入柏林。”

但是柏林的问题是缺乏客户，在围墙还没有拆除以前，西柏林像一座孤岛被东边包围，没有任何企业，墙倒了之后还是没有改进。本地年轻设计师必须自己生产，将产品带到博览会，希望会有公司来订制。Aisslinger刚开始时就是为米兰和苏黎世的厂牌设计，“留在柏林根本就没有机会！”他如此感叹，不过又立刻补充，“米兰和伦敦有制作和生产环境，但租金十分昂贵，刚创业是很困难的。

但柏林的优势是租金和生活费都很低，对年轻设计师而言很理想，经济压力低，他们可以专心创作。而且柏林过去几年来也有了一些改善，因为有些新创公司会买年轻设计师的作品。”

在柏林，Aisslinger本人倒是有不少项目，新近完成的是2014年4月开幕的25 hours Hotel Bikini。这是25H精品连锁酒店之一，目前在欧洲一共有7家分店。“Bikini北面是柏林动物园，还有蒂尔加滕公园，南面是繁忙的购物街，所以我们提供了‘都市丛林’的概念，编织了有关动物园、公园以及大都会之间的故事。”除了与周围环境互动，酒店还和艺术家们合作，在一层入口展出装置、雕塑和壁画，在电梯内还有数码控制的录像动画，Monkey Bar内定时有机器人在墙上画画。不仅仅是酒店客人，柏林当地人都喜欢来这里，因为可以边吃饭边看动物。

“其实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有机会设计这么多不同的产品。我在照明和家具设计领域工作了七八年，之后才开始从事其他工业设计。年轻的设计师很难有机会设计汽车、手机之类的产品。10年前我们设计了‘Loftcube’，一整栋可以打包带走的移动房屋，包括房屋内所有的一切，浴室、厨房、屋顶、窗户。这个项目完成之后，不同的企业开始邀请我参与设计，因为我们证明自己除了照明与家具之外，还有发展概念性项目的能力。”从那以后，Aisslinger的设计项目渐渐扩展，一直发展到今天如此多元化。

除了设计多元化，Aisslinger的用色也十分大胆抢眼，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色彩原则犹如舞会上的DJ结合了不同歌曲的段落，他用拼贴的方式将色彩和材料结合。“上世纪60、70、80年代都有特定的时代风格，但现在很难找出任何主导风格，所以我喜欢尝试不同颜色、材料和质感的组合，不会将自己限制在某种风格或色彩上。”



Werner Aisslinger柏林最爱

因为他多年来住在Kreuzberg, 喜欢逛的地方都在住家附近: 1. 在Kreuzberg 的Markthalle Neun, 在那里可以吃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食物。这是将有150年历史的传统市场转变成符合21世纪市民需要的地方。2. 在Oranienstrasse街上的Voo Store, 一家很酷的概念商店, 有最时尚的服饰、配件、家居、文具用品, 在这里可以充分体验到真正的柏林风格。3. Moritzplatz 的Modulor Store, 设计师们的最爱, 因为在这里可以买得到各式各样的文具用品、布料、工具、材料。4. 希望在公寓内种蔬菜? 还是在阳台上造花园? Prinzessinnengarten不但出售都市园艺材料, 另外还有示范教学、研讨, 让园艺门外汉可以享受种植的乐趣。

Aisslinger在米兰和伦敦也吸收了不同的概念、设计形状与线条。德国注重的是理性与实用性, 到了意大利, 他们是从感性的文化角度做设计, 在伦敦就比较活泼, 有时配合了诗意化的思考方式。米兰和伦敦对Aisslinger的影响让许多人对他的德国性提出质疑, “我不认为我是代表性的德国设计师。我在意大利待了两年, 学生时代也曾经在伦敦的Jasper Morrison 和Ron Arad 那里工作过, 但是我仍然有德国的教育和成长背景, 从包豪斯发展的思维方式, 只要你是德国设计师, 就无法逃避。我常常认为, 我是包豪斯和国际化的混合体, 我喜欢结合感性和系统式思维的设计。”

不仅仅Aisslinger, 全球的当代设计师都受过包豪斯影响, 但是继包豪斯之后, 德国对当代设计有什么新的贡献? “德国有第二个包豪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德国南部的乌尔姆, 非常有意思, 也相当有影响力。德国因为有很重要的汽车工业, 如BMW、AUDI、Mercedes、VW、Porsche, 所以德国有领导全球的汽车设计。”除了Adidas和Puma运动服饰以外, 德国无法和法国、意大利比拼时尚, “但在科技和工业设计领域, 比如卫浴设备等, 在国际上倒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柏林有许多设计师和创新公司, 有朝一日这些人也可能改变德国设计的风格, 让设计更接近日常生活文化, 更时尚、更酷, 也更都会化。”

身处21世纪, 设计师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 如何将20世纪的大师像Charles Eames等人的设计进一步发展, “Eames比较复杂, 因为他作了许多简单的设计原型。所有的设计师都在寻找设计简单, 但是视觉、材质完美的原型。Eames的设计可以世代相传, 对我和其他设计师最大的挑战就是, 设计必须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 不能在一两年之后就退出流行。”在上世纪50年代, Eames是最早利用玻纤的设计师, 想法非常新。“当我设计时, 也喜欢寻找新的材料, 甚至参与材料生产的过程。我们人体的变化很小, 椅子永远会像椅子, 我们不需要发明椅子, 但是将现存的椅子创新, 唯一的方法是使用创新的材料, 新的生产方式, 而且让设计发挥最大功能。”



本页 25hours Hotel Bikini顶楼的 Monkey Bar, 城中热门Hang Out场所, 同样有着360度全景优势。
对页 Werner Aisslinger是流行文化艺术的热爱者, 25 hours Hotel Bikini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受电影和音乐影响产生的灵感元素。
www.25hours-hotels.com



Werner最新完成的酒店项目25hours Hotel Bikini, 已然成为时尚不可错过的城中热地。

脚踏实地 空中飞人

Jan Kath一年中超过半数时间都在旅行,却做着最叫人“脚踏实地”的地毯生意。这有点儿像他的两重身份:一名天马行空的设计师,以及一名稳扎稳打的商人。他的故事或许正符合我们对于德国式成功模式的想象,浪漫得如此理性。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 editor Wendy Wang

Jan Kath 地毯设计师

当代国际上最重要的地毯设计师之一,出生于德国波鸿地毯世家,大学念完商业之后,最初从事地毯生产,后自学转向地毯设计,4年前于柏林创立第一家Jan Kath品牌店,现已在世界上8座不同城市开设店铺,并拥有来自不同地区的100家合作伙伴。

本页 Jan Kath早年离开学校时就到了尼泊尔旅行,后来那里成为了他的常驻地之一,当他登上喜马拉雅山,被尼泊尔那独一无二的纯净夜空所震撼,就一直想在设计中表现这种壮丽的美,直到多年后才实现了“Spacecrafted”系列。

对页 Jan Kath的第一家店位于柏林,地毯就像艺术品一样挂在墙壁上,图中是有着巨大花环和鲜花的“From Russia With Love”系列,灵感源自俄罗斯妇女的传统头巾。

www.jan-kath.de



Jan Kath柏林最爱

1. Berghain, 世界上最疯狂的俱乐部。“我喜欢柏林的夜店生活,你一定要去Berghain,一天不够,要待两三天才好。”2. 西柏林的Preussenpark, “每个周日,住在柏林的泰国人就聚在这里做饭、野餐,正宗的泰国风味。这不是官方活动,但政府很宽容,我说过柏林很开放,很自由。我常常和女朋友在那里散步,在柏林吃正宗泰国菜。”3. 柏林爱乐大交响乐团的表演和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urg)的爵士乐。



Jan Kath设计的是地毯中的奢侈品,它们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场合,阿拉伯的王宫、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宅邸、好莱坞名流和摇滚巨星的家中,跨国石油集团的豪华游艇上,以及那些来自巴黎的奢侈品牌的Show room里……那些地毯都是纯手工打造,做工时间平均需要三四个月,每6.5平方厘米就要100-450个结数,售价在每平方米800欧至4000欧不等(均为不含税价格)。

Jan Kath可谓当代最典型的国际公民,出生成长于德国波鸿,于柏林创立第一家个人同名品牌店,在柏林、泰国和尼泊尔分别有家,还曾经娶过一位外蒙古太太。刚从迈阿密回到柏林的Jan Kath,这会儿还在倒时差,但他说“对我来说这很正常”。这位空中飞人正在筹备他在迈阿密和温哥华的地毯新店开幕。总在旅行的他,真正的事业和人生也可以说是从旅行开始的。

他的祖父与父亲都从事古董手工地毯生意,“每到周日清晨,我经常来到祖父或父母的餐桌前,他们邀请来自波斯客户一起早餐,我时不时坐在他们要看的地毯上玩耍。”按理说他将来会顺理成章成为家族生意的继承者。“总而言之,我对家里的事业兴趣不大。”就像所有不想重复父辈道路的叛逆青年一样,他念完商业之后就离家出走了,跑去过起了嬉皮士生活,“很简朴,只花很少的钱,穿着跟拉板”,游走于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等地。

“有一天,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我到了我父亲的一个生意伙伴的公司那里。他也是德国人,在尼泊尔生产地毯。你知道德国人性格使然,总爱抱怨这抱怨那,于是他就开始抱怨了:‘哎,这天气又热,又吵,我可不想总往这里跑。’因为当时他需要每个月或每半个月飞到这里。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于是说:‘是呀,你为什么不雇用我替你待在这里呢?’因为他需要人下工厂监督产品质量嘛。他也了解我出生在地毯世家,于是就雇用了我,我开始为他工作。我就这样了解了质量控制、原材料的采购以及如何寻找那些可以编织地毯的新国家等细节。事实上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生意大有帮

助。”后来Jan在尼泊尔、土耳其、印度、摩洛哥、泰国等地都有了工厂,尝试在那些国家使用原生态的传统技艺,他亲自访问大多数工厂,亲自参与当地生产过程,而不只是坐在管理部门的办公室里,“我希望我永远不会放弃这个习惯。”

“后来父亲的朋友退休之后,我懵懵懂懂地继承了他的生意。当时我们只不过是生产一些随大流的产品,就是那种谈不上创新的复古风格,三四年之后差点儿破产了。我回到自己的家乡波鸿,那是个有100多年工业历史的老城,在那儿我有了创新灵感,我把最后一笔钱投到了产品拍摄上,就在那些破旧的老工厂里。这个系列的风格全然不同,叫作‘概念系列’,极简,正如我的座右铭之一‘少即是多’,它展示的是结构和纹理,具有几何美。这个系列出来之后,整个销售一下子爆发了,从那之后,我的公司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以每年15%-20%的速度成长。”

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设计师,Jan在设计上的造诣令人惊叹。对他来说,“概念系列”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打破传统视觉模式,摒弃严格的构图模式,将东方地毯中的传统元素与当代极简设计相结合。他后来又创作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系列,出现在他地毯中的元素如绘画一般丰富,比如俄罗斯妇女的头巾、意大利的壁画、迷幻的东京都市、印度妇女的高级闪纱丽、大自然的丛林与星云、宛如抽象画作般的几何图案、涂鸦艺术家的作品等,在他的实体店陈列里,地毯同样可以是挂在墙壁上的艺术。

而他的商科背景更添了一臂之力。“从这个转折点,我知道了产品的含义,一定要在市场营销上活跃起来,首先要有一本好的画册,要懂得为公司做宣传。那时候的地毯生意,一个国际知名品牌都没有,都没有品牌意识。我当时认真地分析了市场情况才决定孤注一掷。另外,我也非常关注时尚行业,我是Karl Lagerfeld的忠实粉丝,他懂得如何宣传品牌。”15年前Jan已在地毯业树立起名声,但他直到4年前才正式在柏林开设第一家店。(下接p212)



Jonathan Meese

艺术家

最具代表性的德国艺术家，英德混血儿，1970年出生于东京，3岁随同母亲回到德国，22岁开始学习艺术。作品十分广泛，包括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舞台设计等。喜欢穿Adidas，听瓦格纳歌剧。一度因为在行为表演中行纳粹礼被起诉，但是以艺术的名义打赢官司，Meese充满争议的创作、行为及言论令他闻名全世界。

本页 艺术夸张、平日低调的Jonathan Meese，这次我们有机会拜访了他在柏林的工作室，一个建于20世纪初，由净水厂改建成的空间，他那些犹如古怪拼贴极尽渲染的作品占满了整个空间。

对页 空间原本的肌理还清晰可见，与艺术家的作品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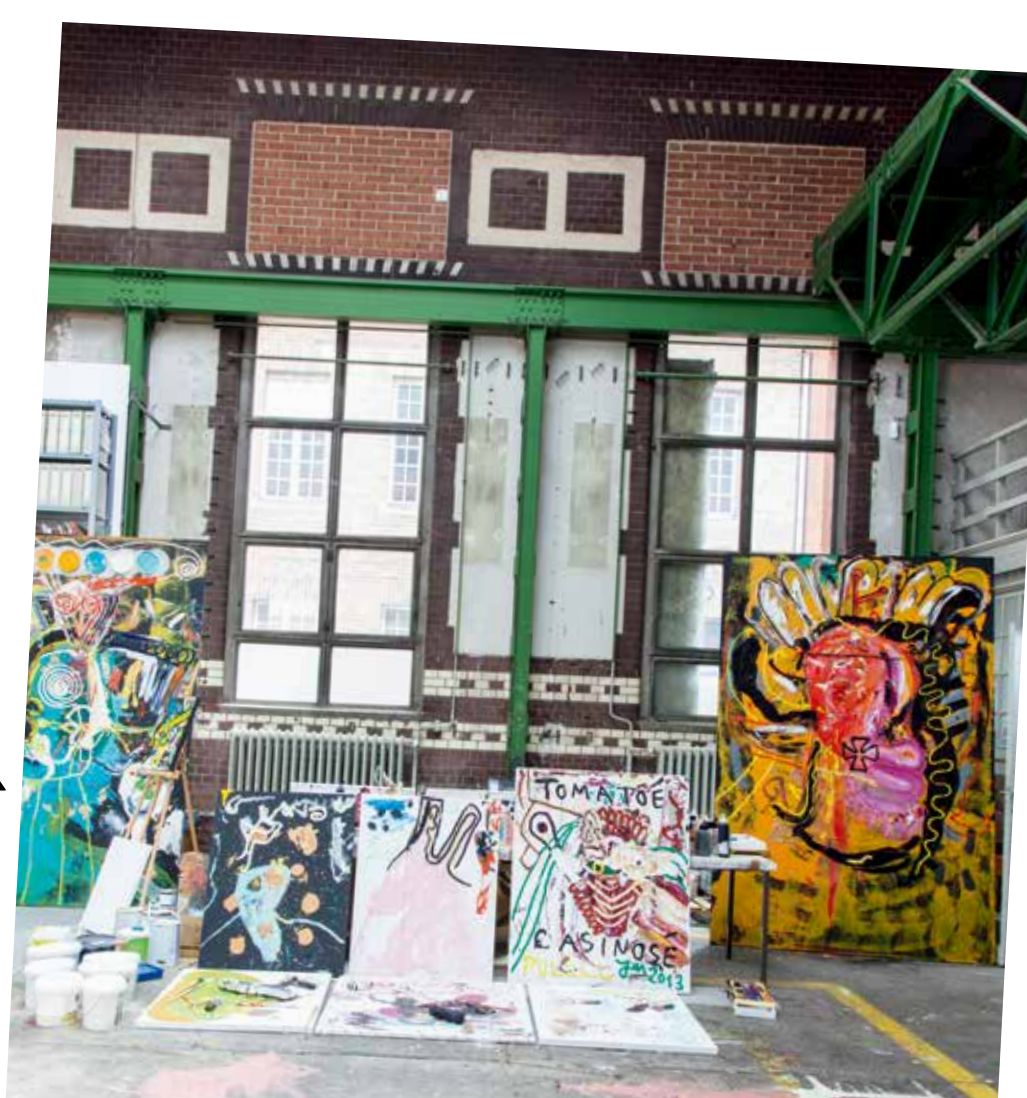
争议不断，德国艺术家Jonathan Meese的行为及作品永远是艺术圈谈论的焦点。柏林绝对是他的艺术总部，对他而言，艺术、工作、生活、游戏，似乎没有明显的界限。

Jonathan Meese 柏林最爱

“我的工作室、我的家，以及位于Mitte区的一些美味意大利餐厅。”

艺术怪才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宋佩芬 editor Wendy Wang



Jonathan Meese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这次我到了他在柏林东面一栋建于20世纪初，由净水厂改建成的工作室。厨师的手艺只要闻到香味便可知晓！相同地，一进门，一股呛鼻又诱人的松节油味飘来，立刻脚步加快，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他的新作。

刚踏入宽广的光线明亮的工作室，我立刻被数个覆盖着透明塑胶的桌上雕塑所吸引。所有的雕塑都和骑马有关：有骑士骑马、骷髅骑马、玩具狗熊骑马、骏马骑马！黄色橡皮鸭甚至以随从形象出现！墙面挤满了二十来幅看似完成的油画，色彩鲜艳的图样和文字，比如“Johnny Trimm Dich”（意为：Johnny修剪你），Johnny是Meese的昵称，符号、玩具、日常用品、破碎的碗盘、盾牌热闹地挤满了画面。这类组合完全没有现实逻辑，但是充满了视觉震撼与雄厚的艺术能量。作品彻底地印证了我想象中，自由不羁、童心未泯的Johnny！

Johnny一看到我就立刻拉开话题。雕塑、绘画、行为艺术，他最喜欢哪一样？“都一样！对我而言，都是艺术，我喜欢尝试一切。”他告诉我，这些作品是为9月初在杜塞尔多夫Sies+Hoeke画廊的展览准备的。我忍不住指着墙上一幅画发问，“er Klingsor……你将瓦格纳的人物搬上画布了！”“是的，我明天就要到拜罗伊特，和他们讨论我对《帕西法尔》的理解。”拜罗伊特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故乡，当地每年夏天的音乐节将作曲家的歌剧搬上舞台，一票难求，因为它代表了诠释瓦格纳歌剧的最高权力。眼前这位留长发、全身黑装、留着Balbo胡型的Johnny将会到拜罗伊特导演瓦格纳的

遗作《帕西法尔》？“对我而言，瓦格纳是所有艺术的结合，我从小就对他着迷。他是我的领袖，我的酋长。”不仅是瓦格纳，不论古典或流行，Johnny什么音乐都听，除非是和母亲一同工作，他都会选择有强烈节奏感的进行曲。

Johnny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Brigitte来自德国。Brigitte多年前因为姐姐的邀请，从德国飞到日本，在那里认识了Johnny的父亲。Johnny是家中最小的孩子，3岁以前一直住在出生地东京。父母离异后他随母亲搬到汉堡，在成长过程中，他性格羞怯到用自己发明的语言来与外界沟通。他总是坐在课堂的最后，每次老师要问他问题，他会故意将铅笔弄到桌下，用捡东西作借口，避免回答问题。在家里，他喜欢一个人大声听ABBA、甲壳虫乐队的音乐。Johnny的父亲在他十八岁时过世，他常常遗憾从来没有机会和他父亲沟通。他记得爸爸常常戴着发网，“我常常到日本看我的父亲，我很爱他，可能因为他只会说英文和日语，也可能是因为他是银行家，我不知道如何与他沟通。我常常钻到父亲身旁的桌子下，从桌下往上望着他。”

Johnny描述自己到了22岁还只有14岁青少年的行为思考能力。22岁过生日时，母亲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异想天开地要绘画材料。“在22岁正式接触艺术之前，我只知道毕加索和达利两位艺术家。”但是这份生日礼物带给他一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艺术狂热，随后马上申请进入汉堡艺术学院学习。在学院中，他一步一步地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不愿受到社会制度的束缚。（下接p212）

Michael Sailstorfer 艺术家

1979年出生于巴伐利亚州Welden,曾在慕尼黑及伦敦学习艺术,目前工作生活于柏林。雕塑、空间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他的艺术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物品的位置以及它们通过向周围环境扩张来超越自身物理尺寸的能力,创造出了这位艺术家所定义的“扩张型的雕塑”。在吸引和排斥持续的相互平衡状态中,观众被鼓励与他打造的情境建立起个人化的联系。

轻盈的时空

Michael Sailstorfer是德国当下大受追捧的一位年轻艺术家,从学生时代起就颇受艺术圈关注,其作品几乎都取材自日常物品,他用孩子般的眼睛观察和发现这个世界,以极富想象力的浪漫方式再塑空间与时间,幽默,荒诞,诗意。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 editor **Wendy Wang**



Sammlung Boros私人博物馆是柏林城中一处热门景点,来自全球的预约参观者络绎不绝。它由前纳粹党的巨型防空碉堡改造而成,由外到内裸露着水泥质地,冷峻森然;室内被划分为80个展厅,宛如迷宫,展示着1990年代至今最受人关注的艺术作品。其中几件作品意趣自成一格:一些以黑色橡胶做的云飘浮在空间里,轻与重转换令人迷惑(Clouds);几根树枝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一圈一圈,循环旋转,清扫着自己落在地面上的叶子,莫名荒诞(Forest);一个黑色轮胎不断摩擦着一面墙,你能听到放大的摩擦声,地面的碎粉末一点点增多,还能闻到塑胶味儿,艺术家给它取名“Time is not a motorway”,有点儿诗意又黑色幽默;再走一会儿又闻到另外一种熟悉却香甜的味道,原来靠墙有台爆米花机器,正以龟速一颗一颗极其缓慢地制造着爆米花(An endlessly producing popcorn machine)——而这些作品的创造者都是艺术家Michael Sailstorfer。

巧的是,当晚被设计师Frank Stüve带去Soho House正好撞见了Michael本人。Soho House是发源于纽约的私人会员俱乐部,其入驻城市必定是时髦指数超高的国际都会。这一间位于东柏林的一栋白色包豪斯风格老建筑,川流不息地聚集着国际潮人、设计师、艺术家甚至明星们。柏林果然没什么高楼,站在7楼的屋顶露台就能一览全城夜景,视野里灯光蒙昧,没什么地标建筑,和摩天大厦鳞次栉比的其他都会相比,柏林简直太不气派了,奇妙的是它反而因此充盈着一股“贫穷而性感”的野性魅力,或许正是这样才吸引了像Michael这样才华横溢的艺术家。Michael长了一张偶像明星般的



本页上图 Sammlung Boros博物馆里, Michael的作品《Clouds》, 一些以黑色橡胶做的云飘浮在空间里, 轻与重的转换令人迷惑。下图 Loft二层是Michael的私人工作区域, 符合我们印象中非常简洁利落的德式现代主义空间, 最初的痕迹被保留下来了, 唤起我们对过去年代的想象, 他正准备送我们自己的作品画册。

空间、时间、存在以及死亡等如此沉重的命题, 在他那里都被以很轻盈的方式化解。



Michael Sailstorfer 柏林最爱

1. Sammlung Boros博物馆, “由防空堡垒改造的私人博物馆, 建筑本身无与伦比, 以前曾是硬核舞曲俱乐部, 这里的收藏是唯一能够反映柏林整个当代艺术概况的。” 2. Restaurant 3 & Bar 3, “我最爱的餐厅和最爱的酒吧恰好在柏林同一栋建筑里门挨着门。” 3. Pro am, “我在柏林最爱的书店, 有很多很好的关于建筑艺术方面的书籍和杂志。” 4. 柯布西耶的组合住宅Le Corbusier's Unité d'habitation, 它包括530间公寓, 就在奥林匹克中心旁边, 从顶层可以眺望整座城市的美景。

脸, 目光深邃, 言谈恳挚。他很绅士地帮我买了杯啤酒, 站在吧台边的闲聊不知不觉演变为即兴访问。“这些爆米花有一天会充满整个房间, 乃至整个博物馆……”他笑着说起Boros的那台爆米花机器。空间、时间、存在以及死亡等如此沉重的命题, 在他那里都被以很轻盈的方式化解。他着迷于展现动态的过程, 从某个点开始, 接着毁灭, 然后重生, 一整条时间线就此完成。轻松的爆米花机器就像孩童们的玩具, 散发着快乐的味道, 当它置身于幽影重重的防空堡垒, 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他的作品中还时常伴有声音、气味, 这些经过精心构思的元素, 让体积有限的作品在空间里获得不断扩张, 观者也不由自主被吸引了过来。艺术虽说是艺术家极度私人化的产物, Michael却认为它们并不属于艺术家本人, 受众应该是欣赏作品的人。他的作品直截了当, 即使对艺术知之甚少的人也能毫不费力地欣赏。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 “就像给老鼠喂奶酪, 或者给兔子吃萝卜, 这样人们才会愿意花时间看。”他喜欢带给人快乐的作品, “好作品不用你费心去读, 它能带给你享受, 启发你思考”。他的作品毫不矫揉造作, 不动声色之间, 令你会心一笑, 又会进一步引发关于空间、时间以及人自身这种社会存在的思考, 也投射出杜尚、马列维奇、安迪·沃霍尔、博伊斯等前卫艺术先驱对他的影响。

Michael出生成长于巴伐利亚州的乡村, 父亲经营着一间石头工坊。“能在乡下长大再好不过了, 这样我才有机会了解大自然和丛林的奥秘, 在我最初的作品中, 很多材料都来自森林和农场。父亲工坊里满是各种工具, 从记事起我就一直不停打打敲敲, 制作各种玩意儿, 枪支、船、汽车、摩托车……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跟艺术有关的东西, 但我就这样度过了少年时光, 十八九岁之后走上了艺术道路。”

“后来我开始选择来自城市的材料, 比如轮胎和汽车零部件, 当我在城市里行走, 看到各种东西, 就把它们带回来, 赋予它们新的故事。所有原材料都是相互关联的, 不仅在生活中, 也在自然之中。至于使用何种材料, 关键在于概念所蕴含的故事, 或者它们与我的生活有何种关联, 这不仅仅是材料的问题, 更是方向性问题。”直到现在Michael还是最喜欢手工制作, 他认为这样才能兼顾每个细节。当然他也使用新技术, 比如3D打印和数码摄影。“说到底还是由作品自身决定的, 有时候可能需要专门成立一个工作组, 有时候则需要最好的工具, 亲手去打造一件东西。”(下接p213)

从花艺到室内

从维也纳移居柏林已经15年, Frank Stüve享受这个绿意盎然、文化多元的城市。身兼室内设计师与花艺设计身份, Frank的风格是华丽的, 装饰性很强, 与柏林这座极简的城市相左, 却又形成了奇特的张力与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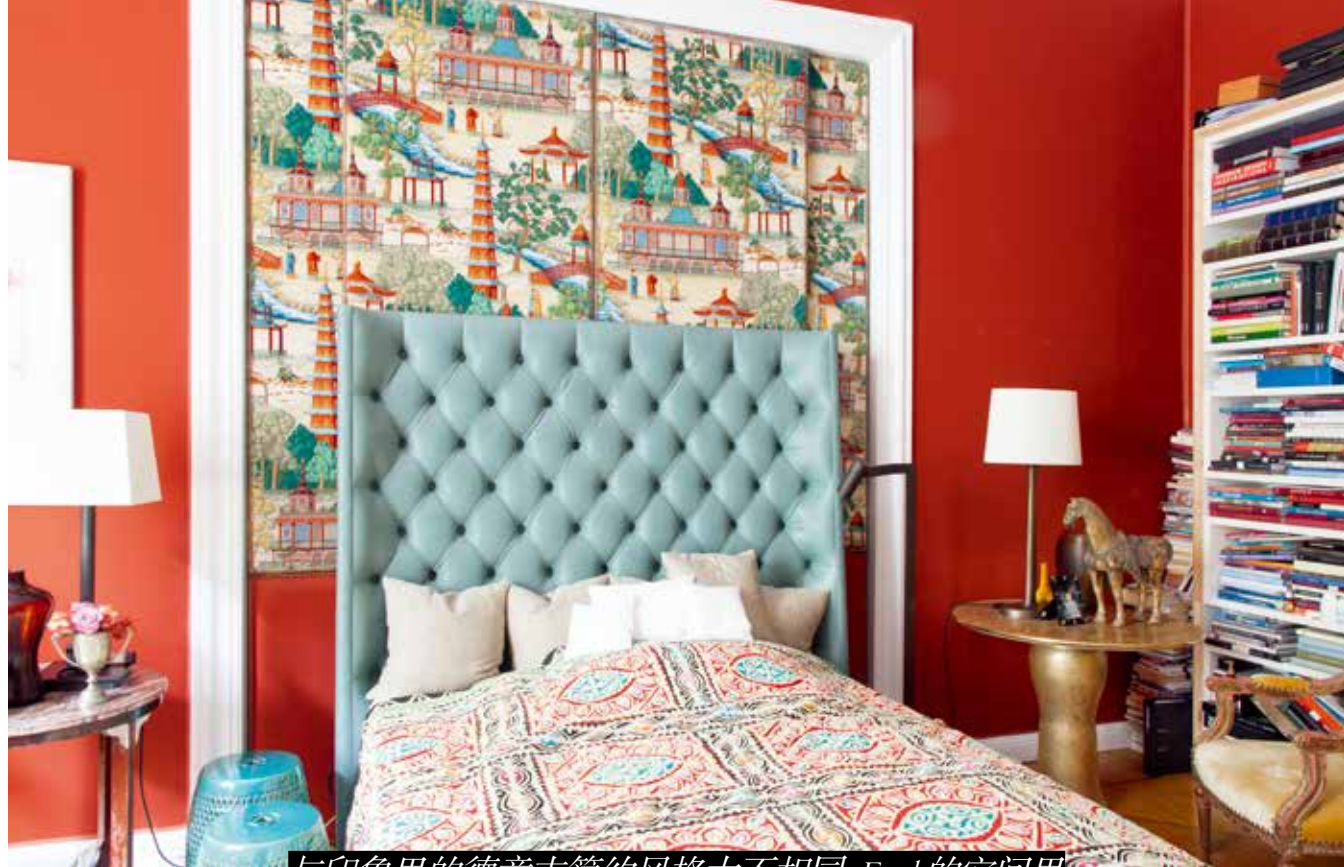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许育华Yuhua HSU editor Wendy Wang



Frank Stüve

室内设计师, 花艺设计师

原籍奥地利, 设计范围从私人住宅到公共空间, 风格华美优雅, 客户遍及全欧洲。他主理的设计家具店Villa Harteneck, 被公认为柏林最美的室内设计展场与花艺空间, 提供高档家具家饰, 不过, 在经营了15年之后于2014年1月结束, 现在他的私人住宅同时也是工作室。本页 Frank在空间里大量使用壁纸, 他擅用装饰效果强烈的鲜明元素。



与印象里的德意志简约风格大不相同, Frank的空间里交织出浓郁的, 既是异国, 又很有欧洲品位的布尔乔亚情调。

Fasanenstrasse, 被誉为西柏林最漂亮的一条街, 与购物大街 Kū'damm 相连, 却又恰到好处地闹中取静, 与宁静相随, 城中最舒服的咖啡馆 Café im Literaturhaus 已经在这儿招待文人雅士们近 30 个年头, 而法国文青服装品牌 A.P.C 2013 年也才在一旁开了家分店。

Frank Stüve 让人惊艳的工作室兼住宅就在这条街上一栋 1910 年代老建筑里, 典型柏林旧式豪华公寓。与印象里的德意志简约风格大不相同, Frank 的空间里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旧元素, 交织出浓郁的, 既是异国, 又很有欧洲品位的布尔乔亚情调。开罗的 1920 年代印花地砖, 巴黎拍卖会上买来的日本古董艺伎用行李箱, 意大利皮制沙发, 18 世纪的维也纳水晶灯, Jim Thompson 的丝质壁纸, 墙上陈列着黑白摄影作品, 1970 年代巨星 Romy Schneider 的身影也在其中……Frank 大量使用壁纸, 连较窄的更衣间都铺上了印花。他擅用装饰效果强烈的鲜明元素, 厨房悬上正红色窗帘, 洗手间也挂上了法国天鹅绒布幔, 他解释道: “我喜欢将各种年代的家具融合一起, 仿佛串连了过去与现在, 呈现了历史与记忆; 而每个物件都承载着故事, 提醒着我某一段的旅程与时光。”别致的对象带出戏剧化效果, 却又高贵不喧哗, 舒适自在不压迫, 这种 Frank 认为居家空间中最高明的美好境界——Casual Elegant, 关键是他能信手拈来, 自由调配出平衡美感。

Frank 最初以园艺与花艺为起点, 花艺设计是诗意的, 花朵只灿烂数天, 之后便消失无踪, 他形容自己就像是一周艺术家; 后来客户请他越做越多, 让他更认识到自己对空间规划的才能与热情, 最终成为当今德国名声响亮的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与花艺设计在精神上其实是相同的, 都是在不同的质材、元素、颜色、比例之

间, 寻找和谐感的一门艺术, “唯一的差别是, 设计花束半小时后就看见成果, 一个完整室内设计则要至少花六七月!” 他笑着说。至今, 每周一上市场采买应季的花朵与植物, 最好是尺寸大一点、生命力十足的, 是他的必定行程, “将花朵带进空间里, 再加上几件艺术品, 这是创造美最重要的关键。”

从维也纳移居柏林已经 15 年, Frank 享受这个城市的盎然绿意, 四周丰富的森林与湖泊, 夏天的时候兴致一来, 就驱车半小时到湖边放松游泳; 如同每一个从各地搬到这个“很不德国”的城市的人们, 他欣赏这个城市的多元化、国际化, 这里有太多的艺术家、艺廊、创作者、创业者, 每个人都放眼未来, 不是一个留恋在过去的年轻都市。但, Frank 也承认这座城市并不是他事业的主战场, 当地的客户很少, 这里多数人不欣赏装饰性强烈的设计, 柏林风格是直接、简单、线条方正, 喜欢白墙胜于壁纸。在他过去的花艺工作经验里, 柏林人是不会花六七十欧元买一束花的。15 年间他也见过很多好点子、艺廊、创业失败的例子, 柏林从来不与商业化划等号。但换个角度想, 这也意味着这个城市仍有无穷可能性与潜力。坚持以柏林为基地, Frank 向全欧洲发展, 四处旅行寻找美好设计与艺术品, 巴黎拍卖会、巴黎家饰展、米兰设计周, 甚至泰国、巴厘岛、斯里兰卡, 都是他难忘的美感体验, 带回一次又一次新鲜想法。

生活在贫穷柏林, Frank 住得性感又优雅。这一室的灿烂与美, 不只是家与工作空间, 也不只是一个设计师工作与生活不可分的日常, 更是 Frank 作品的完美呈现, 客户们立即可从中心领会他的理念, 理解这不是个刻意打造的好看样板间, 而是真实生活的样貌与风格, 如交响曲合奏般的美。

Frank Stüve 柏林最爱

1. Paris Bar, 柏林传奇酒吧, Frank 最常去喝一杯的场所, 初到柏林之时也在这里结识了形形色色的文艺设计界人士。
2. BonBon Bar, Torstraße 是柏林有最多潮店聚集却又最不好看的一条街, BonBon 是其中的绮丽风景, 有很棒的调酒。
3. Noto, 最喜欢的餐厅, 以 fusion soul food 为概念, 亦在 Torstraße 街上。
4. Pantry, 位于市中心 Mitte 区, 食物服务皆好, 最爱赖在沙发上。
5. 柏林植物园, 身为花艺设计师认为这是城里最美妙的植物风景。
6. Bücherbogen, 最喜欢的书店之一, 位在离家不远的 Savignyplatz 地铁桥下, 据说 1970 年代这里也是 Karl Lagerfeld 的最爱。



对页 Frank 的卧室, 柏林风格是直接、简单、线条方正, 喜欢白墙胜于壁纸, 但 Frank 钟爱装饰性强烈的设计。本页 工作间里码放着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面料。这是家, 也是工作空间, 是 Frank 作品的完美呈现, 客户们立即可从中心领会他的理念, 理解这不是个刻意打造的好看样板间, 而是真实生活的样貌与风格。

复古天堂

Lars Triesch曾经是一名玩儿乐队的时髦青年,18岁便为自己购买了一辆1950年代的老爷车,从对老电影、老音乐的痴迷,发展到对古董设计的迷恋,直至建立起柏林最具规模的中古现代主义设计商店,他的故事展现了一段颇具文艺色彩的德国青年奋斗史。

photographer Patricia Parinejad writer & editor Wendy Wang

如果你喜欢上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设计,古董发烧友Lars Triesch创立的Original in Berlin精品设计店,将是你到柏林的必访之地。这里售卖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古董家具和配饰,整个空间货品层层叠叠,如同仓库般遍地藏宝,你可以随便就找到Paul McCobb、George Nelson、Eames、Finn Juhl、Jean Prouvé、Charlotte Perriand、Gio Ponti、Marco Zanuso等设计大师的珍稀原作。

Original in Berlin所在地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Karl-Marx-Allee),柏林人对这条街怀着复杂的情绪,它是民主德国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标志性社会主义大街,道路宽广,两旁苏式建筑林立,一些柏林人认为这种风格太难看,走上去空荡荡少了人情味儿,而Lars Triesch却把店开在了这儿。一长条临街的玻璃橱窗里,展示着他从世界各地淘来的古董设计,气派十足。“我最初看中的一块地原址是一间工厂,但那儿的租金和这条街差不多。我喜欢这个地段,这条街的价值被低估了。这里每天有7万车次流量,我的店离电视塔和市中心的

Alexanderplatz广场都很近。我个人也很喜欢这栋建筑上世纪50年代的设计风格。从在这里开店之后,这条街不断在获得更多的关注,画廊、室内设计及相关产业也越来越多人驻。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店从2010年刚开幕就非常成功。迄今为止,所有的决定都很正确。”

Lars看起来不太像生意人,身上反而散发着艺术家气质,像欧洲老电影里的人物。原来他从14岁开始就在不同乐队当鼓手,曾经跟着很多乐队跑演出,既有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美国独立朋克摇滚,也有五六十年代的车库摇滚。喜欢老电影、老音乐的他随之也爱上了老设计。“我喜欢上世纪50年代的感觉,所以18岁给自己买了第一辆老爷车——1956 Chevy Bel Air,我现在34岁了,这车和我现在的年纪很搭。不过,那会儿车里原始的古董内饰已经不见了,这让我对古董设计着了迷,20岁就开始了收藏之路,从那之后一发不可收拾。2009年我所在的乐队宣布解散之后,我便带着妻子和女儿搬来了柏林,开始享受新生活。”(下接p213)

更多有关柏林的旅行推荐,请见《柏林·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p162)

Lars Triesch柏林最爱

他经常和家人在一起,去哪儿都是全家出动。喜欢去湖边或者泛舟湖上,这在湖泊众多的柏林没什么难的。每周日, Straße des 17大街上都会有非常棒的跳蚤市场,还最喜欢Kreuzberg区的酒吧、餐厅和商店,该区被誉为柏林新文化复兴的圣地。

Lars Triesch 精品设计店创办人

他对中古现代设计非常着迷,从家具、汽车、音乐到电影,他最初从私人收藏开始,直到自己开店经营,他的精品店Original in Berlin从创立至今不过短短4年,却已发展为柏林乃至整个德国最具规模的中古设计店,设计品也销售至世界不同区域。

对页及本页 Original in Berlin精品设计店的空间就像一个遍地宝藏的仓库。Lars最喜欢不易获得的东西。“比如我们从法国一所大学新得到了Jean Prouvé设计的墙板,一共就只生产了89块,还有一件是在非洲寻获的Charlotte Perriand餐具柜。”





柏林风格教母（[上接p53](#)）

她的家中还有很多艺术收藏，“我收藏当代艺术，尤其摄影，像Juergen Teller、Thomas Struth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住在柏林的艺术家，像Marc Brandenburg的纸上作品、Alicia Kwade的装置。我喜欢收藏和我同年纪或更年轻的艺术家的作品。通常在他们还不太出名的时候买他们的作品，这样我可以跟踪他们的发展。”

谈到当初为何选择柏林定居，她说：“对我而言，柏林是目前欧洲最具有当代感的都市。”比起4o多年前第一次到这个城市，虽然有些地方像左派分子聚集的Schwarzes Café或是艺术气氛浓厚的 Paris Bar当时就已存在，但对Angelika而言，柏林是在过去1o年才真正开始生活环境的变化。“我刚搬来时根本找不到喝咖啡的地方，现在到处都是，而且城市也更加国际化，更精致，更有品位。”

讲到她生活了许多年的洛杉矶：“洛杉矶能提供的东西现在柏林都有，比如有机食品的商店、瑜伽中心、好的咖啡馆、食材健康、新鲜的餐厅！”虽然洛杉矶在过去1o年间没有像柏林变化这么大，“但很有意思的是，我以前住在那里时，女士们喜欢穿颜色鲜艳，像Juicy Couture一类的休闲运动装，不过现在洛杉矶Downtown、Santa Monica地区的时尚风格反而越来越像柏林。许多女性更注重鲜明的个人风格，表现职业女性精明能干的形象，不像过去一味地要性感。这一点最像柏林”。她欣赏Jil Sander的设计，不过常常旅行，所以到处买东西，混着买，混着穿。

但是柏林的国际化仍有隐忧，像离围墙不远的Potzdamer Platz上的建筑、餐厅、商店、电影院，简直是美国商场的翻版。“我真的不知道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有非常好的机会，而且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人参与，但

他们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很可惜！”对于全球化，Angelika认为最好的是“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为！”（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我们必须对世界趋势了如指掌，但绝不能忽略本土形象，从生活饮食到都市建筑，必须有现代感，还必须保留传统特色。”

[Angelika](#)说她离开Taschen后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但不同项目却接踵而至。现在她的公司有4个不同的项目：[出版社](#)、[室内设计](#)、[旅游及时尚](#)。不像Taschen 出版社，Angelika Books并不只出版纸本书籍，“我觉得我们越来越需要分享，尤其在出版业上，小的出版社必须互相分享资源。如果喜欢一个项目，我会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分享，因为我认识很多人，可以找合适的作者和设计师，用合适的格式来出版。”她对出版社的未来并不悲观，认为咖啡茶几上摆设的精装书在未来的发展可能比其他书籍大。至于杂志的未来，“我认为会是属于精英的，如果只是提供资讯的话绝对不行。”

室内设计公司Angelika Interiors正在为奥地利的一家小酒店做室内设计。最后一个项目pritti wummen是和艺术家Katharina Grosse合作的时尚品牌，出售香水、T恤、袋子等，专为诉求个人风格的女性设计。最新的产品是请Molecule香水的设计师Geza Schoen为她们调配香水，由Katharina Grosse设计瓶子，pritti wummen香水计划今年年初上市。看来这位时尚教母想要闲下来，暂时是不可能的了。

脚踏实地空中飞人（[上接p65](#)）

“要在柏林这个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首先要有很强的个人风格。我是踩着石头过河，边做边学，边学边做，要在家乡做足充分的准备之后才去闯世界，等到我们创立了手工的特殊风格之后，才有足够实力来柏林。”直到现在，他也不追求那种寻求资金注入的急速扩张方式，他信奉的成功故事是“自然成长”。

他的商业敏锐性还体现在，他选择店址的思路也独树一帜，他不会拿着地图分析其他奢侈品牌如何选址，而是更倾向于通过个人关系网作考虑。Jan Kath在全世界最大的店开在温哥华的Yaletown，比德国的店还大，他

说温哥华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附近有很多建筑设计事务所，也有很多豪宅。Jan Kath同样也是通过与建筑师的合作而进入了诸多奢侈品的Showroom。他在各国的店铺构设也不尽相同。“波鸿总部的店铺是不公开的，有点像库房，人们想参观必须提前预约。在柏林，我们开了第一家橱窗式店铺。必须要说的是，各个国家的情形不尽相同。在德国，人们有钱了也还是喜欢亲自去购物，他们不和纺织设计师谈，所以你必须开很多店铺和他们交流；而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人们有钱了就不去购物了，他们往往去找设计师。所以我们必须随机应变。比如在纽约，如果我们开一个橱窗式店铺，重要客户是不会去那里买的，他们觉得那些是大路货，他们要最特别的东西。我觉察到美国人在变，欧洲人也在变。等发展到一定阶段了，在将来都会趋同的。我深信这一点。”Jan也曾接到名人亲自打来电话要订地毯，比如摇滚明星Anthony Kiedis，“我争取对所有人正常看待，不管是不是名人，付钱就会得到相同品质的产品和同样的产品服务。”

那么他如何平衡艺术家与设计师两种身份呢？[“我真的觉得我胸中有两颗心。我说过，我学的是商业，但我从来没想过要从事商业，当然商业也非常重要。我不是在赚钱，钱不是驱动力。我不会干一个无趣的工作，却同时赚很多钱。我甚至不把工作当作工作，对我而言，它就是生活。我一辈子都在想怎么做到尽善尽美，为美好的人们创造美好的东西。这就是生活。”](#)

艺术怪才（[上接p67](#)）

他认为“直觉胜过创作”，提倡“反对意识形态”、“艺术主宰世界”、“艺术独裁”等口号。他认为符号本身没有任何含义，只是被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团体利用来煽动群众。符号是无辜的，即使是最让人忌讳的，像“卍”符号、纳粹礼等等都被他采纳，将它们和玩具、垃圾一结合，从作品和行为表演上“破解”大家对符号的联想。在德国，行纳粹礼是违法的。2o13年他在一次行为表演上多次行纳粹礼，甚至与一个戴着纳粹党标外星人玩偶作模拟口交，结果被起诉，必须罚

款12ooo欧元。他不愿服输，最后以“艺术自由”说服了法官，赢得了这场官司。

对他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认为他的行为是哗众取宠，但是在他的工作室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内，我只能说他是个很真诚的艺术家。他的挚友、收藏家兼艺术家Herbert Volkmann在这次采访前几天刚过世，他伤心之余还忙着准备个展。在采访过程中，他一面让摄影师拍照，一面工作，也不忘跟我聊天，就像他的创作一样，常常同时进行不同作品。“像我现在用黑色颜料，可以在所有需要涂黑色的绘画上一次画。”他边说边示范。他还兴冲冲地从他的办公室内找到一件他学生时期的作品。他在小小的蛋杯内做出一个在草丛内的战场。我开玩笑说，“这是你的圣杯！”他竟然很认真地将我的评论告诉他妈妈和工作室经理。

“有其子必有其母”，经常参与他创作的母亲今年已经8o多岁了，不但非常健朗，还十分幽默。她领着我参观工作室其他部分，其中一个大厅内还有一些过去净水厂留下来的机械。“这些机械和当代艺术似乎处得挺好的”，我对她发出如此的感叹，没想到她一见到Johnny就将我那句话重复给她的儿子。

对Johnny而言，艺术、工作、生活、游戏似乎没有明显的界限。在摄影师完成拍摄之后，他要求也要拍合照，要大家戴上他收集的奇奇怪怪的太阳眼镜，作“全家福”的自拍。在Johnny的工作室——他的“艺术总部”，我看到了这位艺术怪才最真诚的一面。

轻盈的时空（[上接p7o](#)）

他的工作室位于柏林郊外，四周很安静，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Loft，到处堆着一些正在建造中的模型。他说现在正忙着制作两个巨型面具，类似土著雕像。他兴奋地告诉我，这里最初是一个电影工作室，德裔好莱坞大明星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第一次站在镜头前就是在这儿。当他2oo6年找过来，此地已变身为洗衣房。[“柏林墙倒了之后，在柏林很容易就能发现各种有意思的闲置空间，这是柏林吸引大量艺术家前来的重要原因，每一年都有新工作室冒出来，这在其他欧洲城市很少见。](#)

我在伦敦待过一段时间，那会儿伦敦一间26平方米公寓的租金，够在柏林租个15o平米的公寓，柏林的生活成本低得多，现在依然是。”他同时也提到，柏林的艺术潜力很大，目前的大收藏家数量其实屈指可数，年轻的中产阶级藏家正在兴起，但大型雕塑、装置的买家主要还是来自柏林之外。

几乎任何事物都能进入Michael的创作范畴，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许还是发端于巴伐利亚神秘的黑森林，他还真的曾经将一块6立方米的森林涂成黑色，并以录像记录其变化，这件作品被认为是受到了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的启发。“我不会专门去寻找灵感，我想灵感是自然迸发的，作为艺术家，时刻要思考下一件作品做什么，平时看电影、洗澡或者开车时可能突然就有想法了。很多时候，灵感更像一个图像，有时又像一件不成形的作品。你可以随时开始，赋予它生命，这就是当艺术家的美妙之处。作为艺术家，最有趣的事情是创作，最难的是找出整块时间创作，很多事会令人分神。只要待在柏林，我会尽量每天都来工作室，我喜欢在固定时间里待在工作室，早9点到晚7点，每周5天，有时会早走一点儿，但得事先做好安排。”时间观念极强的Michael，在创作上力求速战速决，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快点决定和行动更能赋予作品活力——这大概可算作雷厉风行的德意志风格体现。

复古天堂（[上接p74](#)）

“由于冷战的关系，柏林感觉更像是一个岛国，设计业在最近2o年才开始重新蓬勃起来。如果有心，你经常能在这里找到复古衣着、唱片和一些原创设计。”Lars所做的，是将这种古董生意规模化。他到欧洲各地旅行寻找灵感，拜访各种设计名家店铺，和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优质供应商建立联系。“我常常在想未来的潮流会是什么样，也时刻关注着以设计见长的国家，我经常去拍卖会 and 古董商店，买各种与古董设计相关的书和画册来阅读，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领域。我也读现在流行的设计杂志，你会发现如今很多设计都是对过去那个辉煌时代的模仿。”Original in Berlin建立了非常实用的网

站，上面详细列出了每件产品的名称及介绍；实体店里同时还有个工作室，装潢师和木匠能够根据客人需要进行局部调整，提供量身定制的产品服务。购买人群来自世界各地，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以及德国。“伦敦、纽约人更舍得掏钱购买古董家具，柏林人少一些，有时候看到某件设计我会想：这不可能卖给柏林人，只能卖到其他地方去。”当然其中也有中国买家光顾，基于对中国市场的盎然兴致，Lars正在考虑建个中文网页。

作为德国人，有意思的是，Lars的作派有**种美国化的随意浪漫**，他本人很欣赏美国的现代主义设计。“它们不像**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使用那么多木头，是木头、皮质和金属材质的混合体。包豪斯对德国设计的影响深入骨髓，德国设计看上去总是那么理性，甚至显得冰冷而不够舒适，但美式家具不仅**式样好看**，使用起来也非常舒服。”如果要问他**店里什么卖得最好**，终归还是Eames的桌椅。

Lars最喜欢不易获得的东西。“比如我们从法国一所大学新得到了Jean Prouvé设计的墙板，一共就只生产了89块。另外一件是在非洲寻获的Charlotte Perriand餐具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法国西部和非洲北部地区是现代主义和各种建筑风格的试验田，建了很多公司大楼、公共设施和法国政府部门大楼，几内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和塞内加尔的一些基础设施就是那时建的。法国家具在这些地方很流行，有很多餐具柜、床、桌子、椅子和衣橱都很常用，比如带抽屉的座椅、两扇门厨具柜双门四屉橱柜。”

不只是售卖复古家具，艺术家的天性也促使他尝试与设计师合作设计新产品，比如他与一名瑞典设计师合作完成的**玻璃茶几**正摆在窗边，“我对大量生产不感兴趣，我更关心质量，希望把设计当作艺术去创作。”他觉得这个店的面积太小了，正在寻找新空间，想开一个新workshop，以便邀请设计师来工作。目前Lars还在与柏林一个住宅翻新项目合作，他将为之提供大量古董家具。“我们有差不多一两千件古董库存，比如一盏灯，店里摆一盏，还有二三十盏在仓库，所以如果人们想与我们合作打造一整个商业空间，譬如说精品酒店，也完全不在话下。”**AD**